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

全传

成思远/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嘉庆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
2006. 11

ISBN 7-80723-146-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成思远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600 千字

印 张:518.5

版 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80723-146-7/I·46

定 价: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目录



第一章	十五阿哥继位	(1)
第二章	恭聆圣训	(21)
第三章	“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”	(48)
第四章	整顿吏治	(63)
第五章	用人与言路	(74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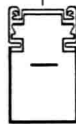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十五阿哥继位

乾隆二十五年(1760)十月初六日凌晨丑时,清王室的又一位皇子诞生于御园之天地一家春,他被取名为爱新觉罗·顥琰,这就是后来受禅嗣位、对清代历史有一定影响的嘉庆帝。

顥琰的出世,对于乾隆皇帝弘历的家庭生活来说,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喜庆事。说它不大,主要是顥琰既非乾隆的长子、独子,也不是嫡子,所以算不上是什么头等的大喜事。说它不小,就是在过去,人们总是希望多子多孙,多福多寿,更何况是封建帝王喜添贵子呢?!早在顥琰诞生的这一年元旦,乾隆就以其抑捺不住的喜悦之情,在御绘的《岁朝图》志语中,写下了“迓新韶嘉庆”之句,禔琰嗣位后之所以改元嘉庆,显然是与这一诗句相应的。再说顥琰的生母魏佳氏,本来是一般的庶妃,她之所以接连地被晋封为贵妃和皇贵妃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她自乾隆二十二年起,为乾隆连生四子,乾隆对此能不高兴吗?顥琰正是在这不大不小的喜庆气氛中降临人世的。

顥琰在乾隆诸子中,排行第十五,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。他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,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,确是人们始料不及的。

首先是行次问题,这对于承继帝位是至关重要的。乾隆共有十七个儿子,而顥琰却排在第十五位。这个行次,无论怎么算都是靠后的,如果按照汉族历代王朝传统的建储法,凭这一行次要想登上皇帝的宝座,其希望实在是微乎其微,除非是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变。当然,满族有满族自己的规矩,清王室在承继帝位问题上,并没有完全遵循汉族王朝的框框套套,事实上清太宗皇太极、清世祖福临、清圣祖玄烨、清世宗胤禛、清高宗弘历的继





位,都不是由于居长、居嫡所致。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,居长居嫡在清代帝位继承上无关紧要,只不过是清王室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绝对化而已。

清代前期帝位继承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,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、复杂的。其中有实力派的问题,如皇太极虽说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,却凭一人独掌两黄旗的雄厚实力,倾倒其兄代善、莽古尔泰等而继承汗位;有两强相争,第三者得利的,如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,在皇太极死后,由于多尔袞和豪格两强相争不下,才得以被拥戴为帝;有直接参与争夺的,如康熙的第四子胤禛的继位;也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起作用的,如玄烨之受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喜爱,弘历则因几位兄长或早逝、或品行不端而得获帝位。但应该看到,汉族王朝那种传统的立嫡立长的建储制度,对清王朝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,象清太宗皇太极去世时,豪格继位的呼声本来很高,这不仅是由于他立下诸皇子无与伦比的赫赫战功,更重要的是他是皇长子,在“无嫡立长”的情况下,自然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,只是由于他的强劲竞争对手、年龄比他还小三岁的叔叔多尔袞从中作梗,为了避免公开分裂和内战,最后双方都作了必要的退让,选立了年幼的九弟福临。不过这种弃长立幼的做法,在当时已遭到非议。朝鲜使臣李衿从沈阳发回的密报说:“清汗(指皇太极)于本月初九日夜暴逝,九王(指多尔袞)废长子虎口王(指豪格)而立其第三子(指福临),年甫六岁,群情颇不悦。”正说明了无嫡立长的嗣位法,对清王室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了。

又如清圣祖玄烨的首次建储就很典型,他不仅打破了清朝皇帝生前不预立皇太子的惯例,而且公开确认了立嫡立长的建储原则。康熙十四年(1675),当玄烨还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,便急不及待地正式册立刚满周岁的嫡子允礽为皇太子,并且颁诏天下。

允礽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所生,他虽是皇二子,但由于其



亲兄承祜四岁夭亡，不叙齿，故允初实际上是嫡长子。故允初之被册立，标志着嫡长继承制已为清王室所确认。其后，由于康熙诸子对储位的争夺异常激烈，允初本人也日渐骄纵，玄烨遂于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九月，以“不法祖德，不遵朕训，肆恶虐众，暴戾淫乱……不孝不仁”等罪名，第一次把皇太子允初废掉。但过了不久，玄烨对这一处理便有所后悔，同时也是为了遏止诸子争夺储位斗争的进一步扩大和激化，再一次宣告立嫡的原则，于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三月复立允初为太子。由于允初此人实在不争气，在复立后仍不知悔改，继续胡作非为，不断扩大“太子党”的势力。这样，迫使玄烨不得不在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十月，再度将允初废掉，把他禁锢于咸安宫。而皇四子胤禛却在这场持续不断的储位斗争中，成了最后的胜利者。允顒尽管最终未能承继帝业，但立嫡立长制的被确认，却是十分重要的。

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顒琰的处境。在他出生之前，乾隆已经有过十四个皇子，但说来也怪，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获得皇天的特别眷佑，其中大部分是“天命不济”，十四位兄长竟有八位过早的夭折，卒年大的只有二十五、六岁；小的仅有几个月。这种情况对于顒琰是“祸”是“福”，关系甚大。又因为乾隆的立嫡的观念，较之乃祖康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所以有关嫡子的情况，就显得更为重要了。

乾隆嫡子有二。其一是皇次子、嫡长子永璘，生于雍正八年（1730）六月，生母是当时的嫡福晋、其后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。据说这位正宫娘娘为人贤淑，性尚恭俭，“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，不御珠翠。岁时以鹿羔毛毯为荷包进上，仿先世关外遗制，示不忘本。”所以乾隆对她甚是宠爱，再加上喜得嫡子，于是母子二人在宫中所处的地位，除乾隆生母、孝圣皇太后钮祜禄氏外，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。早在乾隆元年（1736）七月，弘历便遵用乃父雍正所创的密建家法，将年仅七岁的嫡长子永璘内定为皇储，亲书其名，密置于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后。



只是由于永璉没有福气，只活了九岁，在乾隆三年（1738）十月病死了。乾隆为此发布上谕说：

“永璉乃皇后所生，朕之嫡子，聪明贵重，气宇不凡。皇考命名，隐示承宗器之意。朕御极后，恪守成式，亲书密旨，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官‘正大光明’榜后，是虽未册立，已命为皇太子矣。今既薨逝，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。”

这一上谕，一方面反映了乾隆立嫡观念十分强烈，同时由于永璉的逝去，使他不得不把第一次内定的皇储公开，正式册赠为皇太子，赐谥“端慧”。所以永璉又被称为端慧太子。

乾隆的第二个嫡子，是皇七子永琮，生于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四月，也就是说距乃兄之后十七年出世。这样的嫡子实在难得，乾隆也的确为此高兴过一阵子，看来传嫡又有了希望，“高宗属意焉”。“拟书名臧贮，继念其年尚幼稚而未果。”但老天爷好象是有意捉弄这位立嫡心切的乾隆帝，永琮的命运比他的亲哥哥永璉还糟，只活了一年零八个月，于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十二月因出痘去世。命丧仪比一般皇子从优，谥“悼敏”。乾隆在上谕中说了这样一段既含混又真切的话：“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，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，邀先人不能获之福，此乃朕过耶？！”此话看似发问，实是回答，看来只好半是怨天，半是责己了。当时，颉琰虽然尚未出世，永琮的早殇好象与他毫不相干，然而从乾隆决心立嫡这一点看，其关系可大了。所以在事隔五十二年之后，颉琰作为实现了亲政的嘉庆帝，心里不由得不起这位享年仅两岁、而他又从未见过面的七阿哥，并在嘉庆四年（1799）三月追封他为“哲亲王”。这或许是出于某种“感恩”吧。

两位嫡子的早逝，使乾隆立嫡的愿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，皇后富察氏去世，使乾隆的立嫡想法完全绝望了。



在孝贤皇后去世后，乾隆曾另立皇后。此人名纳喇氏，原是侧室福晋，乾隆二年封嫔妃，十年十一月进贵妃。为了填补中宫的空缺，在十四年四月先晋封皇贵妃，命统摄六宫事，于十五年（1750）八月册立为皇后。纳喇氏生有两子，即皇十二子永璘和皇十三子永璟。永璘活得稍长一点，到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去世，年二十五岁。永璟则三岁就夭折了。

立嫡既不可能，立长又如何呢？乾隆的长子永璜，生于雍正六年（1728）五月，生母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，她尚未等到乾隆继位，便于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去世了。她的封号，是乾隆即位后追封的，先封哲妃，再晋皇贵妃。永璜八岁丧母，这对其在宫中的地位不能不有所影响。在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时，“永璜迎丧，高宗斥其不知礼，切责之。”连永璜的师傅与谄达也因此受到罚俸的处分。仅过了三个月，因廷臣议立皇太子事，乾隆再次“责皇长子于皇后大事无哀慕之诚”，这对于皇长子来说，当然是很不体面的。不知与此事有没有关系，只过了一年多，永璜便病倒了，在病危时，乾隆才封他为定亲王。紧接着，这位皇长子便与世长辞了。

在颙琰出世之前死去的还有三位异母兄长，这就是皇三子永璋和皇九子、皇十子。老九、老十只两三岁便夭折了，未有命名。三阿哥永璋生于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五月，生母是纯惠皇贵妃苏佳氏。永璋虽说是庶妃所出，然当时在嫡绝长歿的情况下，他叙齿居前，当是有机会嗣位的。可惜他同样天命不济，在颙琰出世前三个月（乾隆二十五年七月）病死，终年仅二十六岁，被追封为循郡王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颙琰的亲哥哥永璐，他生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七月，排行第十四。但他也只活了四岁，在颙琰出生的当年三月病死。

以上八位兄长的早逝，对于颙琰日后的嗣位，无疑是关系甚大。到颙琰出世时，在他前面还有六位异母哥哥，除了上面已经



提及的废后纳喇氏之子永瑱外，就是淑嘉皇贵妃金佳氏所生的皇四子永璉、皇八子永璇、皇十一子永理；愉贵妃珂里叶特氏所生的皇五子永琪；以及纯惠皇贵妃苏佳氏所生的皇六子永璐。而刚出世的颙琰，按当时的叙齿虽说“升”到了第七位，但其嗣承大位的希望，仍是微乎其微的。事态将如何发展，就得半靠机遇，半靠自我奋斗了。

颙琰在初时之所以不大显眼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生母后台不太硬。在封建时代，一般来说是“母凭子贵”，但反过来说，母亲的地位及影响，有时也对儿子的命运和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，这在宫廷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。远的不用说，清王室的情况就很突出，象世祖福临之得以继位，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特殊的才干，或立下过什么赫赫的功绩，而是与他的生母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一来庄妃是皇太极晚年惟一的宠妃，其子福临在嗣位问题上自然占有某些不可言喻的优势，在各方争持不下的情况下，把他抬出来是符合先帝心愿，使各派势力无话可说；二来在争夺帝位的激烈斗争中，庄妃也善于周旋与笼络，使各实力派相互制约，寻求折衷，最后只好让福临嗣位。圣祖玄烨的生母佟氏，虽不见宠于顺治帝，却受到了顺治生母孝庄皇太后的特别疼爱，这不仅大大地改善了佟氏在宫中的地位，而且直接决定着玄烨的前途。

然而颙琰却没有那么好的天份。他的生母魏佳氏，既无特殊的本领，又无任何特殊的背景。她的父亲清泰，只是个不入传的内管领，后家本属汉军，其后才抬入满洲旗。魏佳氏入宫后，也只是个很一般的贵人，直到乾隆十年（1745）才封为令嫔，这与同时期众多的后妃相比，显然是低格的。她共育有四子二女，按时间顺序排列是：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生皇七女和静固伦公主；二十二年七月生皇十四子永璐（早殇）；二十三年七月生皇九女和格和硕公主；二十五年十月生皇十五子、本书主人公颙琰；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皇十六子（四岁殇、未命名）；三十一年五月生



皇十七子永璘。从这份时间表里可以看出，佟氏所生子女基本上是靠后的，而且间隔较密，说明她在这段时间已获得乾隆一定的宠遇，但直到三十年六月，她才被晋封为皇贵妃，虽说地位正在上升，但也不算上是什么特别的恩宠，到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正月去世，终年四十九岁，谥“令懿”。至于被册赠为孝仪纯皇后，那是颉琰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后的事了。

颉琰自幼由庆妃陆氏抚育，但这位养母在宫中的地位也很一般，她本身未生育子女，乾隆初被封为庆嫔，二十四年十二月晋庆妃，三十六年再晋庆贵妃，至于庆恭皇贵妃的封号，则是颉琰亲政后追尊的。因此，这位养母也不可能给颉琰的继承大位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，这是十分清楚的。

颉琰在长达三十六年的皇子生活中，从来未有提督师旅、征战四方，因而谈不上有什么战功；也从未督官临民、治理政务，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政绩；就连乾隆十分频繁的巡游天下，除每年例行的秋猕木兰外，颉琰侍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。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，皇子时代的颉琰，确实是一位不大显眼的十五阿哥。

清朝前期的皇帝，在继位之前都有不同的经历，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：

一是清太宗皇太极，他过的是戎马生涯，无论在称帝前还是在称帝后，都在统帅八旗，奋战疆场，他的皇子时代，可说是除了战斗还是战斗，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。

二是世祖福临和圣祖玄烨，他们都是幼年承继大统。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；玄烨即位时也只有八岁，所以他们的皇子生涯，既短促又简单，他们的才干与智慧，都是在做了皇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。

三是世宗胤禛，他的皇子时代特别长，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以继承帝位，其活动内容也相当广泛，有学习生活、随帝巡视、参预军政决策、督师从征、审理案件等，但更多的是直接参与争夺帝



位的斗争。而所有这些活动,对于日后称帝都是很有帮助的。

第四就是高宗弘历和颙琰了。他们的皇子时代,与上述诸帝大不相同,基本上是过着书斋生活。弘历在临政前夕,还算和鄂尔泰一起办理过苗疆事务,而颙琰却连这点实践也不曾有过。同时,弘历即位时只有二十五岁,而颙琰嗣位时已经是三十七岁了。这三十多年的书斋生活,虽说是漫长的,但对颙琰来说却是十分有益的。

清朝皇室有一个好规矩,就是对皇子读书的要求十分严格,从康熙时开始就是这样。皇子长到六岁,就必须入尚书房从师学习。凡入值尚书房的师傅,都是经过皇帝亲自严格挑选的。象乾隆元年正月,弘历即位不久就着手抓诸皇子的学习,挑选了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、朱轼、左都御史福敏、侍郎徐元梦、邵基等六人,任皇子师傅。开学之日,还要郑重其事地举行拜师礼,并面谕张廷玉等人说:

皇子年齿虽幼,然陶淑涵养之功,必自幼龄始,卿等可殚心教导之。倘不率教,卿等不妨过于严厉。从来设教之道,严有益而宽多损,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。

这一交待是必要的。因为向皇子授书,不同寻常,它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,对于这些作为臣下的师傅们,若事先不给吃“定心丸”,不赐予“上方剑”,是很难获得良好效果的。与此同时,乾隆还谆谆告诫诸皇子说:“师傅之教,当听受无遗。”这些话,既是上谕,又是宫规,因而实际执行情况还是相当好的。当时入值内廷的赵翼曾颇有感触地写下了一段纪实:

本朝家法之严,即皇子读书一事,已迥绝千古。余内值时,届早班之期,率以五鼓入,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,惟内府苏拉数人(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)往来。黑暗中沉睡未醒,时复倚柱假寐,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,则皇子进书房也。吾辈穷措大



专恃读书为衣食者，尚不能早起，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。既入书房，作诗文，每日均有课程，未刻毕，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、习国语及骑射等事，薄暮始休。然则文学安得不深？武事安得不娴熟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不擅其妙，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。以之临政，复何事不办？……然则我朝谕教之法，岂惟历代所无，即三代以上，亦所不及矣。

这番话，自然是就总的方面说的，事实上无论皇子还是师傅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可能完全不触犯规章，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，乾隆都是严加诘责，并作出相应的惩处。

顥琰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的，并渡过他皇子时代那漫长的书斋生活。后来，他为刊刻自己的《味余书室全集》写了一篇序言，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读书生活，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。该文道：

文以载道，诗以言志。幼而习，长而行，安身立命之处，必应以经书为标准。我朝龙兴辽沈，国语骑射诚为最要根本，固应亿万禩敬承勿懈。然为海寓之主，亦不能不以文治化成天下。故天家子弟，六龄即入上书房从师受业，陶冶性情，涵濡德义，日亲宿儒，克勤力学，虽才质有不同，聪钝有互异，而化其骄泰之性，使知孝悌之方，悟经书之奥，功非浅鲜矣。视彼前朝太子，偶一出阁讲学片时者，奚啻天壤之分哉。予悟性迟钝，乙酉年（乾隆三十年，1765）入学，从觉罗奉硕亭（宽）先生读书；至壬辰年（乾隆三十七年，1772）而五经粗毕，从谢东墅（墉）先生学今体诗；至丙申年（乾隆四十一年，1776）始，从朱石君（珪）先生学古文并古体诗，直至今日时于几暇，仍相商酌讨论。书窗景况，宛然如昨日也。

这份序言，顥琰既谈到了他读书的目的和指导思想，也谈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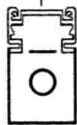
了他从师及习学的简历。他虽然谦称“悟性迟钝”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他的脑子不但不笨，而且相当聪敏，就拿读经来说，六岁入学，十三岁即通五经，这就很不简单了。难怪乾隆在他通经后的第二年，即癸巳年（乾隆三十八年，1773），就遵用密建家法，把顓琰内定为皇储，又是祀天，又是祭祖，祈求皇天保佑这位刚满十四岁的嗣君。可以这样说，顓琰之得以嗣承大位，很大程度是他自己克勤力学、涵濡德义的结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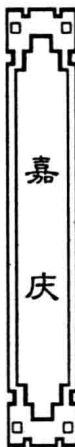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顓琰对于自己被内定为皇储，在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的。但他对于克勤力学的深义，却从师傅朱石君先生那里得到了启发，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。这一点，还得从“味余书室”的命名谈起，顓琰曾写过一篇《味余书室记》说：

予居禁中，有室五楹，不雕不绘，公余绎昼，所习书史，游艺于诗文，或临法帖一幅，怡然自得其趣也。欲题其楣端请于石君先生。先生曰：勤学者有余，怠者不足，有余可味也，名之曰味余书室。承先生嘉惠之意而为之记曰：夫余之义亦大矣。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盖闻禹惜寸阴，晋陶侃言众人当惜分阴，为学者可不勉哉！……苏子瞻诗云，此生有味在三余，其意深矣。……予质鲁恒，以不学为戒，故三冬甲夜，孜孜于退食之时，游情于圣贤之籍，是予之策其余力也，若云知味则未之逮。是为记。

由于“余而可味”包含着很深的哲理，所以顓琰特别喜欢“味余书室”这一命名，并常以此自勉，没有虚度这一段宝贵的时光。他的师傅朱珪后来为《味余书室全集》写了一个跋，实际上是对这位当年的学生作个基本评价：

臣自乾隆丙申（四十一年）夏五月入直尚书房，得侍讲案，……窥我皇上生知睿圣，好学敏求，诵读则过目不忘，勤孜则昕夕不怠，计日课诗，岁不下五百余首，各体咸备，义必正大，声中黄宫，不为雕篆歼斲之音，洞





烛于中而发之以诚，须乎至仁之心，宜天佑之所笃，申万民之所托命也。文则执经心而镜史志，条理综贯内圣外王之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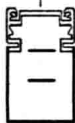
朱珪的这番评价，看来并非完全出于对皇帝的颂扬，通观《味余书室全集》所载诗文，确实不乏纵论古今、阐发经史的力作。事实上颉琰的思想、品质、性格、作风等等，基本上是在“味余书室”读书这段时间里形成的，这对于他的为人与为政关系甚大，其中又突出地体现在“勤”、“俭”、“仁”、“慎”这四个方面。

关于“勤”，颉琰不仅注意身体力行，而且对这一命题的议论也最多，其中的《民生在勤论》，写作时间较早，可以代表他关于“勤”的原始思想。文曰：

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，自天子以至庶民，咸知勤之为要，则庶政修而万事理矣。……贵贱之等、内外之分虽有不同，而朝夕兢惕，各勉于勤，自能臻善而寡过也。人日习勤劳则日近于善矣，日习惰弛则日近于恶矣。如其不勤，则为学者安于下流而不能上达，为治者惰于事功而庶政怠荒，欲求家国治、天下平，其可得乎？！故勤者夫人所当勉者也。若农夫不勤则无食；桑妇不勤则无衣；士大夫不勤则无以保家；公卿不勤则无以佐治，其害奚胜言哉。书曰：惟日孜孜，可不戒与？！可不勉与？！

这些话并非颉琰关起门来空发议论，而是他日后勤政的思想基础。为学以勤，为政以勤，始终如一。在这方面，颉琰可说是当之无愧的。

关于“俭”，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，只能是相对的，而不能是绝对的。但是否具有这种思想认识，情况就大不一样。颉琰对于乃父乾隆后期的肆意奢华，口里虽不好直说，但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。所以他经常借读经来大发议论，其中有一篇题为





《礼与其奢也宁俭论》的文章道：

孔子曰：与其奢也宁俭者何哉？原乎礼制之始，有朴素之质，而后有周旋之文，不务浮华，专事节俭，此太古之风也。……后世踵事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，竞奢靡之习，忘节俭之风，而礼之本意失矣。……移风易俗、拨乱反正之道，莫善于俭也。为学为治者，岂可以是为常谈而忽之哉。

这位十五阿哥的确聪明得很，他首先把孔大圣人请出来，即使乾隆看了也无话可说，然后借题发挥，抨击一番，亦属有理有节，不失分寸。所谓“节俭乃太古之风”，其实包含着两层含义，既是指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，也是指满族自己的开山鼻祖。至于所说的“后世踵事增华”指的是谁？这就请对号入座了。所以他在亲政后实行拨乱反正，把崇俭黜奢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，绝不是偶然的。

关于“仁”，颉琰在习学时就说过：

博爱之谓仁，尚矣。……圣人应天受命，调御万方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家国之治，天下以平，流泽子孙，其根本深厚于仁。

所谓在家为孝，在外为仁，两者本来就是紧密相联的，而颉琰确是两者兼而有之。颉琰之孝，早已为乾隆及老祖母孝圣宪皇太后所称许，这也是他得以嗣承大位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至于颉琰之仁，这里暂不多说，拟结合他亲政后的具体情况再详加考察。

关于“慎”，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广，颉琰曾有诗句提到：“图书率性参精密，默养心田慎满盈。”可见他从小就很注意对于“慎”的修养，诸如慎为政、慎用刑、慎择臣等等。就拿慎用刑来说，颉琰认为：

用刑之大旨，不外明慎。明者知其事之原委，察其情之真伪，两造既备，虚衷听断，如日之光，不遗幽暗，犯法者甘心认罪，



受害者了无嗔怨，此明之功效也。慎者，……一字无虚始可定案，片言不实勿厌重推。

顓琰在当时还谈不上有什么实践经验，但他对于乾隆后期的情况还是注意观察的，他所讲的明与慎的相互关系，也是合乎道理的。事情往往是由慎而明，由明而断。这样，事情就有可能办得好一些，而历代种种冤假错案的出现，除居心不良、贪赃枉法者外，难道不正是既不明又不慎的结果吗？！所谓“情况不明决心大，心中无数办法多”，表面上看好象很聪明、很有魄力，其实是愚蠢至极，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，其结果只能是把事情办坏。

总而言之，顓琰在这漫长的“味余书室”岁月里，学业与思想均已趋于成熟。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孜孜以求、勤敏好学所致；另一方面也与诸师的谆谆善诱，多方启迪分不开。顓琰自己说过：“予六岁入学，习经书，十三学诗，十七属文，书窗朝夕，行帐寒暑，幸无间断。若今体格，初从学于（谢）东墅师傅；古体诗及古文，从（朱）石君师傅习焉。予赋性鲁钝，赖二先生切磋琢磨之功，十有余年，略开茅塞……”。于诸师中，最受顓琰敬重的，当首推朱珪。

朱珪，字石君，顓琰惯称他为石君先生。珪少时受经于大学士朱轼，“八岁即操觚为文，文体倔犟苍古”，年十九登进士，为乾隆所赏识，尝称：“朱珪不惟文好，品亦端方。”初出任地方官，“四十年，召入觐，改授侍讲学士，直上书房，侍仁宗学。”自此深受顓琰敬重。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，朱珪奉命典试福建，临行赠顓琰五箴，“曰养心、曰敬身、曰勤业、曰虚己、曰致诚。仁宗力行之，后亲政，尝置左右。”可见朱珪对顓琰思想影响甚深。当时顓琰也赋诗送别。诗曰：

……

玉尺抡英奇，黉采辉南斗。

硕儒振士风，学艺焙醇厚。